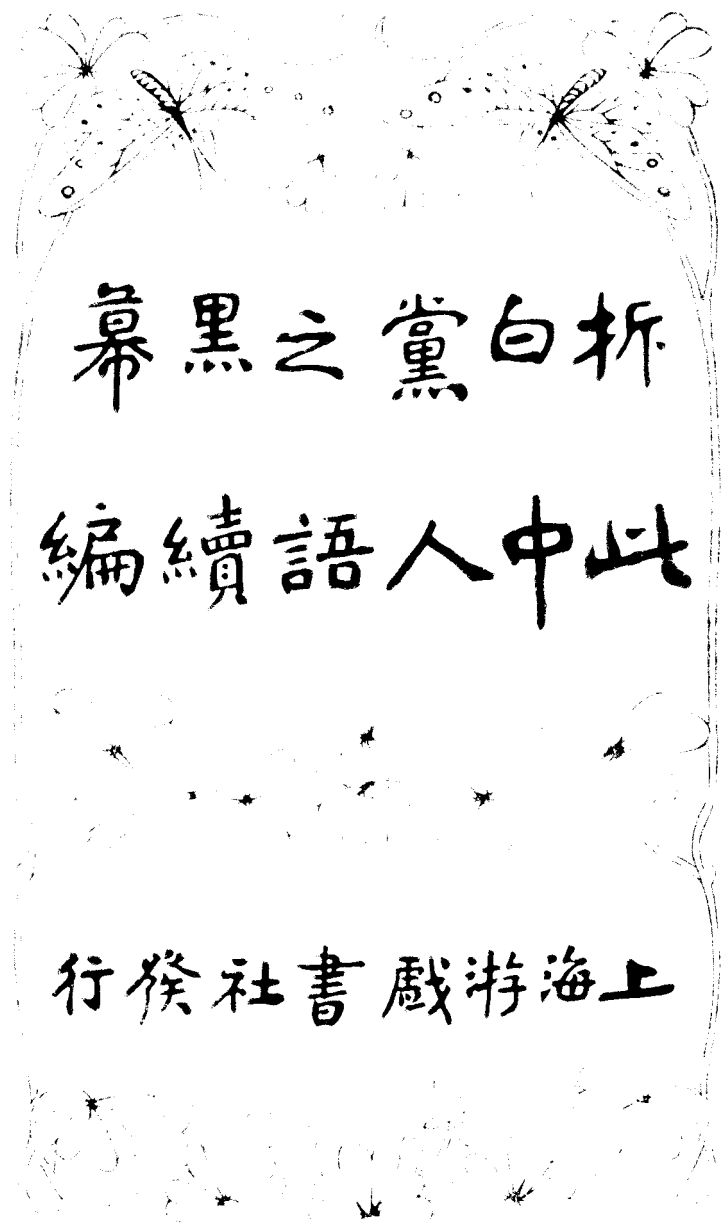




拆白黨之黑幕

此中人語續編

上海游藝書社發行

民國七年五月出版



著作者

朱瘦菊

校閱者兼

錢香如

代印者

上海四馬路東二十一號
中國圖書公司
和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派克路十二號
游戲書社

批發處

上海棋盤街
錦章圖書局

經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

分銷處

外埠各大書局

此中人語續編

定價每冊四角

序

昔羅兩峯善書鬼。人咸嘖嘖稱其難。吾謂書鬼何難之有。鬼本無聲無臭。無形無質者。憑理想而述。吾筆焉縱筆所之而鬼趣圖以成。圖成而後人不能責難於兩峯也。何以故人非鬼。無術持鬼。與兩峯相質證。故若人問世之事。物則不得向壁虛造矣。蓋人間世一切作爲縱極不可窮詰。不可思議。而情之所或無者。不得遂謂事之所弗有。如瘦菊子所傳此中人語是也。此中人所言之。所以吾輩淺見者。思想測之。或未必若是具。然而詢諸熟悉。滬情。形者皆曰信。然則瘦菊子此書亦可謂秦庭鏡。溫家犀。令人歎觀止矣。而瘦菊子猶以爲未盡。此中黑幕也。含毫吮墨。再接再厲。遂成一續編。其中用心之險詐。設局之詭秘。較之前編尤爲莫測。於是如禹鼎之鑄。奸而魑魅。魑魅無或遁形焉。嗚呼。瘦菊子之筆。其較羅兩峯爲何如哉。因樂得而爲之序。

此中人語 續編 序
戊午上巳潁川秋水撰於元龍百尺樓



警世 小說 此中人語 續編

瘦菊戲筆

閒花野草。惡姻緣。輕薄從來是少年。萬劫不超。嗟孽海百身莫贖。痛情天。贈香怨女。渾忘恥竊玉。狂且詎解。憐賸有離奇多少事。收來筆底。手重編。

列位請了。在下楊祺瑞。又名小楊。乃是上海灘拆白黨中數一數二的人物。出世以來。於社會上雖不會有什麼供獻。在女界中却造下不少罪孽。如畢霞麗始亂終棄。秦憶娥身敗名裂。王少奶奶虛擲千金。史姨太太啣恨一世。還有誤識湯珮小姐。枉費金錢。誤交蘭蕪小姐。冤遭毒打。種種趣史。都在前編書中。詳細敘明。此時不須絮絮。單表我自那日被邢大小姐的姘夫打勿殺阿很。因疑生誤。一場痛毆。回去病了半年有餘。病愈之後。父親替我娶了個才貌雙全的葉世娥小姐。成親以來。居然足不出戶。父母私相慶幸。歡喜無限。不意我習慣放蕩。積久生厭。想到家花不比野花香。這句俗話。便時時刻刻又想出去獵食野味。不過我與葉小姐燕爾方濃。素來同出同進。此時未便背着他一個人出外。這天吃罷晚飯。我問他可願意和我同往丹桂第一台看戲。他聞言歡然願往。當下打扮好了。帶着一個娘姨同去。在那時我不過想領略些野外風光。聊新耳目。原沒有別樣存心。却誰

知禍從天降。害得葉小姐。醋海與波。演出夫妻反目的一場怪劇來呢。

這夜做的什麼戲。我已忘却。彷彿看客極爲熱鬧。我們去的時候。上下好座頭。却被佔滿。只有第一排末包中。還可坐得下三四個人。我和葉小姐並肩坐了。因娘姨買的是僕票。故教他坐在包廂後面。不多時。又來了三四個看客。見我們包廂內還有空座。便有兩個坐了進來。還有兩個却坐在別處。

我們坐的是前排來人。坐在背後。故我並沒留意。忽然對面包廂中有人站起來。向我這邊揚手。葉小姐問我可認識那人。我見是個堂子中打扮的女人。回說並不認識。大約是招呼別人的。正言時。不期頂門上吊下一個小小東西。先墮在我頭上。再由頂上滾到衣襟。火光熊熊。險些兒將我穿的紗長衫。燒了個窟窿。我吃驚不小。慌忙把那物撲落地下。仔細看時。見是根燃着火的香煙。不覺勃然大怒。知是背後那人丟下來的。回轉身。軀意欲同他理論。說也可笑。我迴身時。還蓋着滿肚子。怒氣不意和那人剛一照面。這怒氣。頓時瓦解。冰消。反由心窩中發出一股喜氣。渾身骨節一時都覺麻了。原來那人並非男子。却是個整整齊齊的中年婦人。

大凡婦女身上。都有一種吸力。最能吸收男子眼光。眼光一經射上。便能發生一種電力。可使剛強。

暴燥的男子變成柔軟溫和當年楚霸王何等勇猛對着虞美人猶說虞兮虞兮奈若何可知婦女身上自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妙用列位不信却有一個簡便試驗之法上海大馬路一帶不是有許多字號店麼這班店中的夥計們大都生就一張板板六十四的面孔遇着男主顧上門三句話不對便睬也不來睬你有時還不免給他罵一句豬頭三就使生意作成了要除他幾文零頭少出幾個貼水却很煩難若逢體面些的女主顧上來他們頃刻搖身一變變作笑臉上前竭力巴結真不二價的招牌也除掉了零頭也不必找了貼水也決不要了有人說他們見色着迷其實都是女人身上電力的作用並不是他們之過做書的熟悉人情世故很替他們代抱不平

我雖不是老字號中的夥計但見了女人也極容易感受電力當時我看他舉着手向對面招展指縫間還夾着枝金香煙咬嘴心知對面那個女人與他相識他因舉手招呼偶不小心香煙由咬嘴上吊下但他自己還沒有知道兩眼仍望着對面我一想這件事又是個難題目來了若說就此了結放着這樣一個美貌佳人有此一段絕好機會當面錯過豈不可惜若借他香煙墮在我身上爲由和他理論未免唐突西施要說使用我生平拿手工夫吊他綁子奈他坐在我的背後自己旁邊又坐着個葉小姐礙手礙腳很不容易着手左思右想一時竟然沒有主意

究竟我輩工夫老練，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當下一轉腰，將地下的半枝香煙檢起，見煙頭上火猶未熄，即忙迴身滿面堆笑，獻給那婦人。口中低聲說：「你的香煙丟了。」那婦人冷不防嚇了一跳，再向自己手中一看，方纔明白。先對我微微笑了一笑，然後伸出纖纖玉指，由我手中將香煙接去，重復裝在煙咬嘴內。我故意將自己長衫拍了又拍，那婦人很覺過意不去，問我：「可曾燙壞什麼？」我說：「不打緊，一面和他各話道：『這種金香烟嘴打得好的，同好打得不好，很容易丟落香煙。而且金類都有一樁壞處，遇着熱氣容易發洩，故而就使煙嘴合式受熱太甚，也容易變寬，不如象牙的輕便耐用。』」

說時偷眼看那婦人眼睛，雖沒對我望着兩耳，却正在切思聽我的話。故此面上時露笑容。他說：「金類遇熱發漲的故事，疑惑我是學堂中出來的學生，和他開講物理，聽得很是津津有味。」我見他面目近情，正想再同他搭幾句趣頭，挑他回話不意我家這位葉小姐本來沒甚閱歷，器量又十分狹小，以爲自己男人祇有自己一個人可以交談。若和別的女人說話，彷彿要被別人生吞活噓了似的心中，一百二十個不願意。由椅子底下伸出一只手來，在我大腿上搔了一把。

我猛覺一陣疼痛，阿啲二字幾乎出口。忙問葉小姐什麼意思。他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還是來石。」

警世小說

戲的還是要緊與人講話我見他居然放管家公的手段出來心中老大不快活因在外面未便同他拌嘴只冷笑一聲依舊回頭看那個婦人那婦人見我重復回顧盈盈對我一笑我也以一笑相報旁邊葉小姐見我二人笑面相向一股酸氣頓時蓬蓬勃勃萬按不住恨不能立時三刻將我拖回家去把房門牢牢守住不許我越雷池一步以免再和一班野女人眉來眼去

葉小姐雖然存心如此無如我輩天然的不受羈勒連父母都管我不得焉能受得住老婆約束任他裝腔做勢只作不知自己側身坐着也並不看什麼戲只把兩眼睜着那婦人那婦人也飄着水淋淋一雙眼風時時對我觀看我因適才煙嘴的話頭已被葉小姐截斷此時不能再提祇可另找門路心知那婦人既吸香煙身邊一定帶着洋火便自懷中掏出一只銀煙盒抽出一枝香煙腳在口內笑問那婦人可有洋火那婦人並不推却落落大方把一盒洋火遞在我的手內我接了並不劃火先將這洋火盒細細把玩因盒外還套着一只外國金的套盒一面鏤着朵海棠花一面刻雲雨樓三個細字我看了不明白什麼意思因見花紋精細便讚不絕口問他何處買來他答稱有時和首飾店定製的我劃火吸着了煙恭恭敬敬將洋火盒還他來問和他講時和製造首飾的精巧又問煙嘴可也是他家買的兩個人一問一答居然談起話來

旁○邊○葉○小○姐○見○了○禁○不○住○醋○火○中○燒○難○以○自○制○自○己○又○不○能○阻○止○我○與○旁○人○講○話○祇○可○板○起○面○孔○時○向○我○瞪○着○白○眼○我○也○沒○工○夫○理○會○他○慫○慫○問○那○婦○人○公○館○住○在○何○處○那○婦○人○笑○而○不○答○我○知○道○上○流○婦○女○往○往○不○肯○將○住○址○告○人○因○上○海○灘○上○最○多○一○班○愛○討○嘴○上○便○宜○的○男○子○遇○着○闊○綽○些○的○婦○女○不○論○認○識○不○認○識○有○意○思○沒○意○思○只○消○打○聽○着○了○他○的○姓○名○住○址○使○對○着○人○大○言○不○慚○自○稱○某○處○某○公○館○內○的○某○太○太○與○我○相○好○將○別○人○名○聲○任○意○污○蔑○自○以○爲○榮○其○實○某○太○太○連○睡○夢○中○也○不○會○知○道○此○種○風○氣○最○爲○可○惡○的○緣○故○這○女○子○既○然○不○肯○直○說○我○未○便○多○問○若○依○平○時○而○論○不○妨○散○戲○館○時○暗○睛○尾○隨○着○他○不○怕○訪○不○出○來○怎○奈○今○天○帶○着○自○己○老○婆○萬○不○能○同○去○釘○梢○心○中○覺○得○十○分○懊○喪○恰○巧○他○面○前○那○張○戲○單○被○一○陣○風○吹○落○地○下○我○那○時○福○至○心○靈○疾○忙○彎○腰○拾○起○假○意○觀○看○戲○目○暗○把○角○上○案○目○打○的○截○記○看○在○眼○內○他○所○叫○那○個○案○目○名○喚○馬○六○我○也○曾○叫○過○幾○次○是○個○南○京○人○口○音○倔○強○自○己○喚○自○己○名○字○有○些○像○馬○拉○一○班○人○同○他○取○笑○把○他○倒○一○個○頭○喚○他○拉○馬○他○有○了○這○個○微○號○居○然○名○副○其○實○有○時○竟○實○行○替○人○拉○馬○所○以○喜○歡○花○花○草○草○的○男○女○都○愛○叫○他○的○賬○他○生○意○遂○比○衆○發○達○我○一○見○了○他○的○名○字○不○覺○又○喜○出○望○外○

當○下○我○探○頭○四○望○想○找○馬○六○過○來○問○一○個○明○白○不○意○葉○小○姐○忽○然○皺○着○眉○頭○嚷○肚○子○疼○我○不○知○是○詐○

疑惑他中暑發痧。一時手足無措，驚問如何是好。葉小姐說要回去了。我此時不能爲着自己要吊膀子打發他一個人回去，祇可硬着頭皮招呼娘姨過來攙扶了。葉小姐自己向那婦人送了個臨去秋波，無精打彩的出了戲館。雇三乘黃包車坐了回家。一路上想起那婦人對我極有意思，若能將他住址打聽明白，日後略用工夫，一定很容易着手。無奈葉小姐早不肚痛，晚不肚痛，偏在這要緊關頭上痛將起來，以致我連他住址也不曾打聽清楚。許多心思，都成枉費。真所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豈不令人啞恨不盡。

葉小姐坐的黃包車，走在第一。第二部是娘姨，第三部纔是我。到得門口，車纔停下。葉小姐已跳將下來，昂然直入，並不似出戲館時那般嬌怯怯。情人攙扶模樣，我見了頗覺奇怪。先把車錢開消清。楚三脚兩步奔回房中，一眼看見葉小姐衣裙未卸，面色鐵青的坐在床沿上。我問他肚疼可覺好些。葉小姐不答，忽然在衣襟底下扯出一塊絲巾，向面上不住揩抹。我仔細對他看了一看，暗道：奇了。祇見他眼眶底下水汪汪的流出兩行淚來。

我此時恍然大悟，知道適才他肚疼發痧都是假的。他因見我同別人要好，無法擺佈，纔生出這條主意，哄我離開戲館，用計果然高妙。不過我的大事却被他耽誤不少。不料他一個女流之輩，還在

新婦時代。竟敢設計隊。我將來還當了得。幸而這回是第一次。不如放些專制手段。先使壓力把他壓倒。教他知道我的利害。日後纔不敢放肆。

警 主意既定。又一轉念。暗想他此時正在哭泣。我若和他吵鬧。給父母聽得。一定要怪我欺侮了他。我們堂堂男子。犯不着耽這欺侮老婆的罪名。但他爲人既這般刁鑽。却又不能不禁戒他一下。不用上壓下的法兒。先疏通了父母一方面。只說他無故尋事。有意同我啼嗔。天下無不愛子的父母。知道兒子被媳婦擾得不安。定必偏袒兒子。數說媳婦的不是。那時我再設法去對付他。就使給父母知道了。定說他自作自受。決不致再來怪我。這一來便可隨心所欲。用不着存一些兒顧忌。任他怎樣刁鑽古怪。一朝勢孤力單。也不怕他不屈服於我勢力範圍之下了。

說 小 世 警 心中想着。假意陪笑上前。問他有何不適。又說你可要吃茶。讓我倒一杯給你。可憐葉小姐那知我的用意。見我對他殷懃。疑我仍舊待他。益發撒起嬌來。哭泣不止。我心中暗喜。講到哭泣一事。雖是婦女收服男人的不二法門。然而也須因時利用。不能隨意妄哭。用非其道。不但無功。而且有過。因男人對於女子的眼淚。有兩種看法。若有寵愛的時候。女子流淚。男子見了。彷彿像他流的。不是眼淚。都是血液。多流一點眼淚。便多耗一分精神。所以千方百計去安慰他。無論什麼都肯依從。一定

要他住了哭纔能心定。若在嫌惡的時候，男人見女子流淚，以爲是裝腔做勢，有心擾得家口不寧。不但毫無憐惜，而且愈哭愈覺可憎可惡。我和葉小姐雖還不曾到此地步，但他無端在戲館中敗壞我的好事，心中已存了一個大太蒂芥。此時見他哭個不住，未免有些兒麻煩起來。

當時我並不難爲他，也不問他因何哭泣。只說：『阿哟，你大約肚子疼極了。』娘房中有痧藥水，讓我拿來給你吃些，說着也不等他回話，逕自跑出房去，一路走着胸中打點少停，見了父母作何鬼話。好教二老幫着我和葉小姐反對。當年曹子建七步成章，古今稱爲奇才。我祇跑得五步路，已生出一個絕妙計劃。可知子建般才，原來沒甚希罕。不過他做的是詩，我掉的是槍花，所謂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罷了。

我們的新房設在樓上，父母房間却在樓下。我主意既定，三腳兩步奔下樓來。見二老尚未安睡，父親口含着一枝呂宋煙，橫在沙發上。母親手捧着一只水煙筒，坐在床沿上。一邊吸煙，一邊正講着話。見我氣吼吼走進裏面，猛可裏都吃了一怔，道：『你們看了夜戲回來，身子累乏了怎的還不去安歇？我假意裝出滿面孔不快活神氣，蝦蟆着嘴兒唧咕道：還想安歇呢，祇恐今兒又要一夜沒得安睡了。』

警世小說

父母聽了我這句話，恍逢丈二長的和尚，摸不着頭腦，呆了一呆，說這是什麼話？誰不讓你安睡？我答道：還有誰呢？你老人家想罷！我母親說：笑將起來，追你也不是，個小孩子了！這句話虧你還說得出口呢！我道：爲着什麼？原來是他不讓你睡，你只消聽從了他的話，自然就可以安安逸逸的睡了。告訴我們爺娘什麼？況且這是你們小夫妻倆的交涉，我們做爺娘的本來也管不了呢。

我聽他夾七夾八纏得太遠，忙道：不是這個呢！因我適才同他出去看戲，他說座位太靠邊了，屁股纔着擺就要回來，我說既然化了錢看戲，須得看完了回去纔始合算。這句話原沒有錯，不道他因我不依他意思，忽然不快活起來，推說肚疼，急欲回家。我以為他當真肚疼，祇可丟了戲錢，借他回來。豈知一到家裏，他肚子便不說疼了，哭哭啼啼向我淘氣。本來他的脾氣，很是古怪，偶不快活，就整夜的吵鬧，不讓人安睡。我以前曾吃過他幾回苦了，因是小事，祇恐你二位老人家知道了生氣，故而不敢提及。不料他今兒舊病復發，我又身子很爲困乏，若再被他磨一個全夜，明兒准得生病。我見了他，實在無法可施，奈何求你二位老人家替我作主。

這番話雖有一大半是謊，然而却說得十分圓到。而且腳踏實地，緊要關頭，絲毫不用假借一個人。凡要說謊，最好從節外生枝，大忌連根虛捏。因小空捏造的話，始終不能鬥頭一鬥頭，便不免露出。

馬脚一樣像我所說的這幾句謊話就使教葉小姐當面對質也沒甚破綻因我們今兒坐的末包原在極靠邊的地方葉小姐自己又是假託肚痛回來的這一個題目已可將他罪名坐實講到酸吃醋的話原是四金剛騰雲懸虛八只脚沒頭沒腦教他如何開得出口呢

我父聽說果然着了了我的道兒頓時把臉一沈由沙發上坐起氣得他兩鬚子都跳了起來對着我母搖頭道這也忒殺豈有此理了一個女孩子家有了這般脾氣還當了得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對着我道你也太糊塗了就是新婚夫婦甜如蜜也該畧知進退豈不聞天下事姑息不得理應在他第一次和你吵鬧的時候就來告訴我們我們自能設法去做戒他何至縱容到這個地步使他習慣成了自然都是你一人之過況且婦人的性格最賤

話猶未畢我母忽然聽得不耐煩起來大聲道你話說什麼我父知道自已妻子的性格最賤這句說得太含渾了觸犯了他忌諱忙改口道我說少年女子性格最賤若嫁了個剛愎的丈夫自己圖他不過也就服服帖帖願盡婦道如遇懦弱些的男子被他一次兩次強出了頭將來益發不可收拾這都是你少不更事之故幸虧得發覺還早須趕緊設法去剋制他倘仍糊裏糊塗的遷就下去再過幾時怕不成了個怕老婆的都元帥麼

這幾句話雖然是我父埋怨我的話。但我聽了。非但毫不生氣。而且心中十分適意。不過面上仍裝作低頭不語。面紅耳漲的模樣。我母見了。不勝憐惜。忙對我父說道。孩子受了媳婦的氣。已委屈得了。不得你再給氣他。受豈不教他更委屈了。嗎。人家只有臂膊朝裏曲的。我看你却朝外曲呢。還不給我好好安慰他。讓我親去教訓這潑辣的貨。說着放下水煙袋。登登的上樓去了。

我父聽我母抱怨他。鼻子裏只是哼。哼。作嚮着面。却不敢作聲。待他走後。纔低聲對我道。你別當他是好人。從來婦人最毒。他面子上雖然替你背地裏怕。不是和媳婦一鼻孔出氣。適才他說上樓去教訓媳婦。爲甚不叫你同去。却獨自一個人上樓。可知他明說教訓。暗中却是指教他來作弄你。呢。你不可上他的老當。我現有一個很好的對付婦人之法。教你你也不須同媳婦吵鬧。當着面儘顧與他客客氣氣。只消晚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或者且自分床而睡。時候也不必太多。祇須冷擱他三個月。工大就足夠他受用了。大凡少年夫婦。最怕男子用此一着。因良家婦女不比娼妓。終須略顧廉恥。丈夫若不和。他如此。這般。他也決不能硬教丈夫如此。這般的呢。

我聽了。暗覺好笑。心想。我對付婦人之法。正多何勞你代我出甚主意。但用此法去對待葉小姐。却也未嘗不美。因葉小姐爲人果愛風流。但他究係舊家之女。平日難得出外。就使有時出去。石戲遊。

玩在未出嫁的時候。有他父母相伴。出嫁後。我也寸步不離。故還未作甚。非禮。若換了一班招蜂惹蝶的婦女丈夫。不同他好。他正可開疆拓土。另闢新殖民地。又何在乎什麼。如此。如此。又是什麼。這般這般呢。

一邊想着一邊點頭領教。我父又道。世間男子見了女人。最容易着迷。往往有自己主意。打得很定。及被老婆三句迷湯一灌。又弄得六神無主。當年我也曾犯過這個毛病。你須切記。抱着什麼宗旨。必要始終如一。決不可中途變計。須知萬事只可從頭裏緊起。不能先寬後緊。你若在這新婚的時候。就把老婆縱容慣了。將來他脾氣越弄越大。還有你丈夫在眼內麼。

正言時。我母已自樓上下來。我見他神色有異。面上紅一搭白一搭。口中氣吁吁的。連說。豈有此理。真正笑話。常言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不料我家化了整千銀子娶了一只狗來。

我父忙問此話怎說。我母嘆了半天的氣。纔答道。世間女人我見得多了。從沒見這種淫凶極惡。全不把尊長放在心上的婦女。不知你們怎的。千揀萬揀。揀出這樣一個寶貨。適纔我上樓時。他還在哭泣。我勸他住。哭告訴他。你們現在雖然是小夫妻。日後終須自己當家。丈夫究是一家之主。做女人的第一須要敬重。萬不能吵吵鬧鬧。弄得六神無主。不料我這話還沒講完。他忽然一團火氣。